

怀念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大汶河岸边播种了 爷爷和他战友的头颅

□蒋超

记得很小的时候,只要听到人们说起爷爷的事,奶奶就会跑到大街上发呆,后来只要奶奶在的场合,没人敢提起爷爷;也是那时候,只要伯父和父亲在场,说到爷爷,他们就会躲在墙旮旯里抽泣,后来只要伯父和父亲在场,谁也不再说起爷爷。每年爷爷的忌日,只有伯父和父亲默默地去上坟,从来不叫上我们,我们也不敢问,只是知道,爷爷牺牲得很悲壮。

第一次听到爷爷的事迹是在1964年的那个夏天。三岁的我在村南河边的小路上,等候在外地教书的父亲下班回家,刚巧碰到去苗山参加烈士事迹展的社员们,正三三两两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议论着:“蒋正训(爷爷在族谱上的名字)死得太惨了,怎么舍得老婆孩子呀?”也有的说:“唉!说个软话说不定就给放出来了……”

1984年,已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泰安工作的我,在一个老乡家里恰巧碰到了原泰安地委副书记、独臂革命老人赵子善。老人在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父辈姓名后,主动说起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莱芜地区党组织的战斗情况和爷爷的事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爷爷的大概情况。

1988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向东是从莱芜的一家大型企业调来的。王书记和我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我在莱芜工作了几十年,知道你爷爷是党的骄傲,你现在也是党员了,要继承和发扬啊!”他对我说起了爷爷的许多事迹。

2009年3月,在部队工作多年的弟弟蒋华到莱芜出差,住在同学家里。同学的父亲徐良年逾古稀,是解放初期莱芜县的政法委书记,他充满深情地对弟弟说:“孩子,我知道,你对家乡有感情啊,你爷爷是莱芜一带著名的革命烈士。”他对弟弟回忆起解放初期家乡镇压叛徒、汉奸的情况。

经父辈们的诉说和爷爷战友子女们的介绍,爷爷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一点点清晰起来,也越来越高大起来。

爷爷蒋仕儒(原名蒋正训)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初十日出生在莱芜北部的五色崖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

当时家里有几亩地、几间房,算是村里的富裕户。爷爷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直读到私塾的完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水平),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学历了。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山东,在莱芜北部的杓山(现属苗山镇)、口镇等地进行了残暴的血腥镇压,烧杀抢掠,无

逝者档案



●姓名:蒋仕儒
●终年:26岁
●籍贯:山东莱芜
●生前身份:莱芜县苗山区区长

恶不作。鬼子在苗山区周围的见马、龙角、口镇等地建起了据点,筑起了炮楼。正是在这一年的1月,22岁的爷爷与同村的白光珠、赵宝亭、张大午、赵伯迎、赵伯汉等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庄严地宣誓:消灭日本鬼子,争取民族独立,不惜牺牲一切!

从此,在爷爷和他的战友们的带领下,苗山区的抗日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在鬼子扫荡时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组织民兵采用埋地雷、放鞭炮等方式吓唬和有限地杀伤敌人;组织基干民兵到外地协助正规部队作战,其中四十多人的基干民兵被送到泰安西,协助泰西支队作战一个多月,隐蔽在庄稼地里,晚上出去扒铁路;为前线输送人员和担架队;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到1938年底,五色崖村的党员已达到八人。爷爷也因出色的表现而被党组织先后任命为五色崖村自救团团长、杓山区农会会长、苗山区区长。

为了区民兵营壮大队伍,爷爷在苗山区郭家沟村秘密组织民兵训练班。

1941年10月11日,那是一个风雨交加、阴霾遮天的夜晚,爷爷(时任苗山区区长)和副区长郭文斋及离家较远的部分基干民兵,住进了郭家沟村外的地窖里。

因叛徒尚连明告密,当夜被荷枪实弹的日伪宪兵突然围捕,郭文斋和基干民兵张大午、蒋伯远、张正贵、赵伯汉等侥幸逃出。因烧毁文件而延误时间的爷爷不幸被俘。

未系腰带、赤着脚的爷爷被凶残的日伪宪兵用铁丝穿透锁骨,连夜从郭家沟押到几十里外的口镇。第二天正是口镇集,“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赶集的乡亲们看到了爷爷颈穿铁丝、脚锁镣铐游街的惨状。

在口镇日本宪兵和汉奸九旅监狱里直到牺牲的十五天里,惨无人道的日伪宪兵对爷爷用尽了各种酷刑,逼着爷爷供出苗山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敌人先后刺瞎了爷爷的双眼,架着赤脚的爷爷在烧红的磨子上走……皮鞭和烙铁的痕迹在运回的遗体上清晰可见……那是怎样残忍的场景啊。

监狱后面有个烧饼铺,铺里的人们听到了爷爷的怒骂、呐喊,也听到了魔鬼的狰狞,但是,他们不敢看,不忍看!

1941年10月26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爷爷和他的九位战友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枪杀在口镇菜市场南门外。牺牲前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经家住镇口的亲戚李文富悄悄观察和报信,爷爷牺牲的当晚,我的老爷爷将爷爷的遗体运回了家。

按照家乡的习俗,爷爷只能到家门口而不得进家门,在大门口,爷爷的叔叔将爷爷空空的头颅里塞进棉花后拉起头皮缝合,将血肉模糊的遗体整理并盖上衣后入殓,在地下党组织代表赵宝亭等人的送行下,当晚直接埋在了祖坟……

大汶河岸边播种了爷爷和他的战友的头颅,今天生长在两岸的柳树将他们身上的一种坚持一种坚守一种祝福告诉了我们。

爷爷牺牲后,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奶奶和幼小的伯父肩上。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伯父供养、鼓励父亲求学。兄弟俩都是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特别是父亲,教书育人四十载,足迹踏遍了苗山公社的每个乡村,在外村教学期间,即使离家很近,也会住校备课!我们孙辈兄弟四人,相互关心、帮助,在各自的工作上勤勤恳恳,小弟最出色,16岁进军校,现在是博导、正军级教授、全军著名的医学专家,还获得了“中国医师奖”……

这一切,我能理解到,是爷爷对于理想的坚持给了我们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福佑。

“为祖国牺牲是好的,可是要活着就更好了。”在家人的心中,爷爷永远活着……

上船饺子,下船面

□萧萧

已经有十几年了。只要我回家,母亲不管多忙多不舒服,都要亲自给我做饭。按照“上船饺子,下船面”的古老风俗不厌其烦地做。水饺和面条的花样年年翻新,唯有味道是永恒的。只因母亲说,上船饺子下船面吃的是平安如意。

在母亲成年离家后,母亲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给她吃的。小时候,我和哥哥特别喜欢去外婆家,究其原因,贪恋的就是这面条和水饺。进门,外婆端上来的是“下船面”。面是手擀面,加了鸡蛋的面条,又柔又韧。面案上,它在外婆的手里轻拢慢捻间就细如发丝了。通常葱花在热锅里噼啪跳舞了,肉丝也跟着下了锅,面汤煮到一锅沸腾,把根根筋道的面条投入其中,加一把青菜,就可以等着享受美味了。味道太鲜美了吧,以至于我们每次都会把面条连汤喝光。

住上三天两晚,我们要跟母亲回家了,外婆又在灶膛前忙碌开。这时她做的是“上船饺子”。饺子还没吃,已经被满屋的香味馋得口水猛咽。其时,外婆坐在灶膛边,红红的火光,映着头上的白毛巾,煞是好看。她的身旁,摆着大小不一的碗盘,一盆调好的饺子馅,几张还没来得及包的饺子皮,半算子已经包好的饺子,片刻,锅开了,她往锅里撒一把盐,然后把饺子一股脑地推进去,用一把长柄的竹制大箆旋转啊转,如此周而复始,锅开后点三次水,完美如元宝的水饺就浮出水面了。

那时的母亲正像我这样的年纪,不青涩,不深沉,正散发着温润如玉的少妇气质。她端着饺子过来,不急于吃,一边用筷子

把粘连的拨开,一边徐徐地吹着气。待饺子上蒸腾的热气逐渐散开了,她用筷子把饺子从中间迅速分开,一半放到哥哥的嘴里,一半放到我的嘴里。看我们一双兄妹狼吞虎咽地吃,母亲就嘴角上扬着笑。比母亲还开心的是外婆,她总是抚着哥哥的头拉着我的手说,小馋猫,慢点吃,还有很多呢。

长大后,我和母亲也天各一方地生活了,母亲便把外婆的“上船饺子,下船面”沿袭到了我的身上。一年有四季,四季各有各的风景。春天里回家,母亲会给我做荠菜饺子;秋天回家,她一定会给我做鲅鱼饺子;面条的味道更是千变万化。夏天回家,母亲做的是鸡丝凉面;冬天进家门,母亲端出来的一定是鲜稠的海蛎子面。

也许有一天,女儿长大了我也会像外婆和母亲那样亲手给她做出一碗碗的“上船饺子,下船面”,还会一边看着她风卷残云地吃,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闺女,味道好吗?

一直以来,母亲给予得任劳任怨,我享用得心安理得。从来不知道能吃到妈妈亲手做的水饺面条有多么弥足珍贵。

今年春节前哥哥过世了。哥哥下葬那天,母亲给哥哥做了满满一大碗水饺和面条。我望着它们,突然泪雨滂沱。跟哥哥比,我多么幸福啊。他已经像一粒尘埃悄无声息自去了另一个世界,纵然不甘不愿,却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任何东西了。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三四十年的机会享有这一切。

其实,生活的幸福,从来不在于贫富贵贱和距离远近,而在于,在你今生能吃到上船饺子下船面的时候,知道珍惜,还知道感恩图报。

高僧在哪里

□杨福成

一位学者到少林寺访问。方丈跟学者说:“我给你介绍一位高人,他原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后削发出家到少林寺,他能将《易筋经》解析得十分到位,无人可及。你不想见他?”

这么一位高人,谁不想见?学者当即就说:“想见啊,他在哪里?”

方丈说:“在少林寺。”一听说那高僧在少林寺,学者

赶紧说:“您快把他请来啊!”方丈摇摇头,说:“我找不到他。”

方丈这么一说,学者纳闷了,问:“少林寺这么小,您怎么能找不到他呢?”

方丈看学者疑惑,微笑着说:“少林寺天天来这么多客人,他怎么能在这儿潜心研读《易筋经》呢?”

“那他在哪里?”学者着急地问。

方丈说:“他在黄河岸边的一座茅草屋里。”

心算家的尴尬

□小米

惯常的思维往往让人遭遇出其不意的打击。

哈特是著名的心算家,他最擅长的便是在别人刚说完问题时就给出答案,从未失误过。

一次,哈特登台表演心算能力,不断有人上台为他出题,他都轻易地解答了。

这时又走上来一位女士,她开始出题:“一辆公共汽车上有45人,它在第一个站台下8人,又上了10人。”

又是这类型的弱智题,哈特心中有了谱,轻蔑地笑了笑。

“下一站又下了3人,上了15人。”女士继续说,“再下一站下了11人,上了4人;再下一站下了3人,上了3人;再下一站下了10人,上了13人;再下一站下了7人,上了9人。”

女士顿了顿,哈特心中有数,

故作大度地说:“别急,您慢慢说。还有吗?”

“当然,”女士又接着说,“公共汽车一直开着,到下一站又下去12人,上来3人;再下一站下去13人,上来1人;再下一站下去11人,没人上来。”“现在,”女士站直了身子,“我的题完了。”

哈特不屑地撇撇嘴:“我可以说出答案了吗?”

“当然,”女士点着头,“但这道题的问题并不是车上还有多少乘客,而是这辆公共汽车到底停了几个站台。”

哈特一下子呆住了。

看来,不克服思维的惯性,即使是再伟大的心算家也可能失算。

但更令人感叹的却是这位女士,她深知人类思维的弱点,并巧妙地加以利用,结果成功地问住了著名的心算家。

经验有时也是一种危险。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人间